

藏地
挥毫

初识唐卡勾线

□米拉

画唐卡的第四天,草稿升级为定稿,在主尊的周围已经画上云朵、山川、大地、河流,接着要开始用毛笔勾线了。

来拉萨之前我从未学习过勾线,只是自己经常练习小楷。临出发前曾去福州路美术用品商店请教资深老店员,买了几支勾线笔备用。到拉萨学习后,每晚临睡前都练习一下小楷,不断熟悉笔性。教我们勾线的仍是阿布小师兄,他在白纸上用铅笔画了一条曲曲绕绕的飘带,然后拿来毛笔,蘸了些淡墨,用拇指和食指轻捻笔管,笔锋垂直于纸面,下笔开始勾线。飘带的弧线凸出线条粗,凹陷处线条细,粗细变化都在手劲的控制之下连贯完成。待他勾完后,我们依样模仿,先在白纸上画飘带草稿,再用毛笔勾线。这与书法完全不同,没有明显的提按顿挫,手中的劲道是渐变的,有时渐渐上提笔锋,有时是缓缓下压,需要更敏锐细致的全程把控。尤其在弧度较大处,要把线条勾画得圆滑光润就得屏息静心,笔锋垂直于纸面,稍稍借助一点毛笔的弹性,一口气把弧度勾出来。刚上手时难免紧张,稍一松劲,笔下的线就如同小狗啃过一般扭扭曲曲,又或是勾到一半突然气息不匀,中途停笔,再衔接上时就多出一个小疙瘩。因此画完一个飘带,又再换铅笔另画一个草稿,继续上毛笔勾线条。反复练习好几回,还在对控笔若有所思时,一位小老师过来巡查,问我有没有以前画过的佛祖铅笔稿,可以直接在过去的草稿上练习勾线。我还真带了两张以前的草稿,赶紧拿起袖子开始尝试。

也许因为画过多次佛祖坐像的草稿,对各处线条都不陌生,在纸面上运笔勾线平添几分亲切感。我时时注意着气息和控笔的配合,提前看好每根线条的走向,小心翼翼勾画着,不知不觉过了近两个小时,我一点没走神,没起身,把一幅草稿顺利勾完了。请小老师看了一下,他说第一次勾成这样很不容易,继续再勾一张,就差不多能上画布了。第二遍勾草稿,下笔更从容了几分,力求线条的圆润顺畅,不停顿,不生涩,弧度更饱满。又奋战了近两小时,再请老师验看时,老师说进步很大,但同时又在纸上飞速画出一段佛祖的手臂和臂上的部分袈裟,让我再勾一遍。这一回手更熟了,很快勾完线,似乎没有明显的缺陷。老师验看后,就让我到自己的画布上正式上手勾线了。

画布上的佛祖像比平时的草稿要大许多,因此长线勾的勾勒就更难。我们画唐卡时在画框上端系一根长长的细绳,另一头挂在墙上,牵起整个画框垂直于坐榻。绘画者则双腿盘坐,挺直上身,与画布保持平行,因而握笔姿势与平素伏案时不同,需要抬起大臂,小臂竖直,让笔管与布面垂直。这对手臂和手腕、手指的配合又是全新的考验,勾线的时候更要时时处处都保持高度专注。而这样投入地沉浸于勾线的后果是,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,连师兄们呼唤吃晚饭都没听到。最后阿布给我们送来一些凉粉和炸土豆,监督我们停下笔,务必先填一下肚子,这才稍稍休息了会儿,觉察到腹中饿得咕咕作响。吃完继续运笔,直到屋顶的白炽灯不足以把细小线条照清楚,才依依不舍放下勾线笔,去大路边等公交车回拉萨。

如今回看当时勾线的画稿,才发觉是如此稚嫩。丹巴绕旦老师在《西藏绘画》中说:唐卡勾线方法有五种——平勾、浊勾、衣勾、叶勾和云勾。平勾一般用于人物的身体,线条细而均匀,如同马的尾巴毛;浊勾如同国画中的屋漏痕,用于山石粗木;衣勾用于衣服,就如我们一开始练习的飘带;叶勾专用于画树叶;云勾用于云边和靠背,起衬托作用。可当初的我们对这些还一无所知,也由于学习周期太短,无法深入求知,自以为还算完满的勾线除了平顺流畅外就真不值一提了。幸好这些线条在上色中会被掩盖掉,等颜色上完再由师兄重新勾线,那才是真正彰显功夫的时刻!



穿上新衣闪亮过年

□吴建

“新年到,真热闹,穿新衣,放鞭炮……”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过年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在春节期间穿上新衣服去亲戚家拜年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的家乡还比较穷困。乡亲们平时很少有舍得买新衣的。只有到过年,人们才奢侈一下,给大人小孩扯几尺布,做几件新衣服,欢欢喜喜地过个年。那时买布要用布票,而为了节省钱,也不买成品衣,而是买布回来自家做。

一进腊月,孩子们就会互相打听,你妈妈给你准备了什么样的新衣服,你爸爸给你买了什么样的面料?或者女孩子们商量,一起去买最流行的花布做棉衣。我们男孩子不太参与议论,但私下也没少较劲。过年除了鞭炮是我们的最爱,再就是新衣了。

腊月十五,生产队分红。父母勤劳,每年挣的工分最多,分到的钱也最多。拿到血汗钱,母亲便带我们姐弟几个高高兴兴地赶往供销社,为我们扯上几尺布做新衣。平时冷冷清清的供销社此

时却人山人海,尤其是百货柜前挤满了人,有买糖果的、有买鞭炮的、有买茶具的……柜台里各种商品也是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。我们好不容易挤到布料柜前,只见五颜六色的各种布匹整齐地竖放在布橱内,看得我们眼花缭乱。母亲问大姐和二姐喜欢什么布,她俩一个想买粉红色的卡其布,一个想要白底黄花的格子布。母亲一一满足了她们们的要求。母亲又问我想买什么颜色的布,我那时还是八九岁的小孩子,不懂什么好看不好看,跟着来就是凑个热闹,就说随便,母亲帮我买了个浅蓝色的条纹布。又来到文具柜前给我买了一支带橡皮的铅笔,叮嘱我来年要好好学习。我不加思索地回答:“是!”一家人便欢天喜地地回家去。

我们队里有个裁缝师傅,他家有一台缝纫机。买了衣料,母亲就去她家请她来我家替我们制衣。过了两天,父亲去裁缝师傅家将新式缝纫机用拖车拉到我

家。师傅把我们姐弟几个叫到跟前,很认真地替我们量尺寸,用彩色粉笔在布上画好线,母亲裁剪。裁缝师傅在缝纫机上缝制衣服,母亲则在一旁递线、剪袋布、领布、打眼、锁纽扣。那时没有电熨斗,熨衣服是用一只军用大瓷杯,将滚烫的开水倒进杯内,盖好盖子,再熨烫衣服。一俟新衣制成,母亲便让我们试穿。穿着光鲜的新衣服,我们心里别提有多兴奋了。可新衣穿在身上只一会儿,母亲就让我们脱下来,说留待正月初一再穿。我们很不情愿地脱下衣服,心里暗暗祈祷大年初一快快到来。

好不容易挨到大年初一,我们早就起了床。在一阵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中母亲拿出了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服给我们穿上,一边帮我们整理衣领,拉拉衣袖,一边千叮万嘱要我们好好爱惜,“不要把衣服弄脏了,更不能把衣服刮破了。”我们穿着新衣高高兴兴地跑到大衣橱镜子前,左照右看看,心里美滋滋的。吃

新春在望

吴羽

心窗
片羽

完早餐,我们像小鸟似的飞出了家门,兴高采烈地到邻居家、同学家拜年。大人们都会对新衣评论一番,有的甚至会摸摸面料,拽拽衣摆,看看款式,或表示赞赏,或流露出羡慕。拜完年,我就和小伙伴快快乐乐地野玩了。

过大年穿新衣是个古老的习俗,南北朝就有元旦这一天“长幼悉正衣冠”。在宋朝,《东京梦华录》中也有记载,每到新年这一天,大家都穿得干干净净的,到处去逛。初一日,人们都要穿新衣,也含送旧迎新之意。旧时,富绅、富户呢毛绸缎穿戴一新;贫户所穿即使是粗布旧衣,也都整齐清洁,异于平日,以应新春吉日。儿童穿大红色衣服,年轻妇女当然满身红艳,连老妇也系着大红裙,因为民间以红色象征吉祥。

而今,国富民强,生活富裕,一年四季买几件新衣服穿穿已不足为奇。虽然童年的时光早已远逝,但是内心深处那过年穿新衣的记忆尤显弥足珍贵。

同学会上玩朗诵

□明前茶

毕业多年后,如果有人倡议别在同学聚会上再谈生意、孩子、伴侣的升迁后,见到老同学,你还能谈些啥?

刘畅的大学同学会最近在谈各种朗诵的窍门。当年,住在刘畅下铺的好友钟慧,毕业后任职特殊教育学校20年,最愁的就是盲孩子的课外阅读。考虑到受众面的狭窄,很多好书没有出版盲文版。学生只有靠反复“摸读”语文课本,来增进与自然、历史、文学的关联。那种关联是有限的,钟慧不止一次看到孩子把书上的盲文凸点都快摸秃了,脸上流露的,却是“太阳底下无新鲜事”的无奈与焦灼。是的,他们眼睛看不见,本身已经是一种局限,若是读书少,他们的感知力与思辨力,不是更容易沉入黑暗中?

为此,经由刘畅倡议,大学同学会变成了一个志愿朗诵会,他们要合力为盲孩子们创造一个小小的“有声图书馆”,让他们“摸到”这个世界的真实肌理。钟慧

负责在图书馆中筛选最有可能拓展孩子们认知的图书,100本名著的精彩片段,小说,散文,有趣的科普类图书,外国学者解读的中国历史……而在电台工作了20年的刘畅,担当义务培训,教会各行各业的同学们回去如何朗诵、如何录音、如何配乐及后期剪辑。

一开始,绝大多数毫无朗诵经验的人,闹出很多笑话。大家认真查阅多音字的标准发音,把拼音与四声都标注好,怀着庄严之心来录音。然而,你越在乎这件事,就越可能录不好。录音键一开启,有的人嗓子就像被一片羽毛持续撩动,念着念着就发痒;有的人声音发紧、语调平板或夸张,断句断得都不是地方;有的人明明考过普通话甲等二级,一紧张就分不清前鼻音与后鼻音;还有的人,为求一个理想效果,靠手机话筒太近了,连压抑着的换气声,也清晰可闻……每次同学会都是交作业的日子,

刘畅都要想尽办法安慰这些沮丧的中年人,是的,他们朗读时迟迟不入戏,就像演员该哭时没有泪水,该压住心潮起伏时却偏偏把台词吼了出来,作为“导演”,她该怎么办?她要说话呀,要亲自下场示范。她总是拿自己的例子鼓励大家:“当年,我一拉动播音台上的功放键,就控制不了咽口水的念头。我的实习带教老师说,按键之前,哈、哈、哈地喊三声,长出三口气,心情就会安稳好多。”

为了让同学们对所服务的对象有所了解,钟慧还组织大家在周五的下午,去她任职的特殊教育学校访问。女同学跟班去上孩子们的针灸课,男同学们去上孩子们的体育课。当这帮自家孩子也上了初中的中年人,见到盲孩子用手摸着自己的穴位,往自己身上扎针;以及靠听足球的声音与老师的哨子,在绿茵场上奔跑,不时撞到伙伴或皮球,停下来向正前方鞠躬致歉。孩子脸上交织

着坚定、倔强以及一丝看不见方向的茫然,让这些朗读者的心,像烧红锻打的铁,被猛地浸入冰水里,冒出疼痛的烟儿。世间还有孩子居然是这样生活的!他们的父母,怕是永远也摆脱不了这份沉重的牵绊和爱。将心比心,这帮中年人摇摆的意志,终于安定下来——是的,他们要为这些生而艰难的孩子做点什么,才不负这场离开青春年华后的相遇。

现在,刘畅与钟慧所在的这个同学会,已经为特殊学校的盲孩子们读了642本书,组成了一个小规模“声音图书馆”。他们组织了一个风雨无阻的跑团,经常组织盲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一同来跑步。他们口含哨子,为孩子充当领跑员。为了替那些后天致盲的孩子募集角膜手术的费用,跑团里的600多名成员组织了深秋时节从河南信阳到北京的公益接力跑。他们印制了统一的长袖T恤,上面印了一行小字:请带他们中的一个,去看红叶。

万家
灯火